

明

史

明史卷二百六十二

卷二百六十二

列傳六十三

曹 萬 張

益 鄭

楚

王 佐

丁 鉉 王 永和 鄧

蔡

龔 全 安 等

曹萬字萬鍾寧晉人少伉爽有大志事繼母以孝聞由鄉舉宣德初中會試副榜授代州訓導上章言臣年少學問未充不敢為人師願進業太學或授別職自劾宣宗以萬能不自滿嘉之命授縣幕俾習民事且以餘力進學遂改泰和縣典史力學不倦七年以督工匠至京師疏乞入試復中順天鄉舉明年舉進士一甲第一賜宴禮部進士宴禮部自萬始入翰林

為修撰英宗即位充經筵講官宣宗實錄成進侍講
錫三品章服五年入直文淵閣叅預機務初大璫王
振用事一日語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曰朝廷事大勞
公等公等亦高年倦勤矣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
而後已榮曰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者
報聖恩耳振喜而退榮語士奇曰彼厭吾輩矣一旦
內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當奈何不如及此時進一
二賢者同心協力尚可為也士奇以為然翼日遂列
侍讀學士苗衷侍講讀士馬愉及鶴等名以進於是
愉輩被擢用輩為內內剛外和通達政體榮既歿士

奇常病不視事閭務多決於蕭英宗以為賢九年進
翰林學士吏部左侍郎王振雖專悞然頗敬蕭蕭
事調護多引正人列於清要以自助也先入寇振換
帝親征朝臣交章諫止皆不聽蕭與張益以聞臣扈
從未至大同士已乏糧宋瑛朱冕全軍覆沒諸臣又
請班師振不許趣諸軍進大將朱勇滕行聽命尚書
鄒瑩王佐跪草中不得請欽天監正彭德清言天象
示警若前恐危乘輿振詈之曰爾何如若有此亦天
命也蕭曰臣子用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
進振終不從既而前驅敗報踵至始懼欽還定襄侯

郭登言當自紫荆關入薊益以開行營起紫荆關
十餘里復折而東趨居庸未至次土木寇大集且遣
使通和帝召薊草詔令之振愆令校營行列大亂寇
騎驟陣而入帝突圍不得出擁以去薊益等遂俱及
於難景帝立贈薊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
文襄官其子恩為大理評事英宗優位加贈太傅改
諡文忠復官其孫榮為錦衣百戶薊弟昂由進士歷
吏科都給事中張益字士謙江寧人永樂十三年進
士由翰林庶吉士授中書舍人預修太宗在宗實錄
改大理評事預修宣宗實錄改修撰博學強記詩文

操筆立就三揚雅重之尋進侍讀學士正統十四年
入直文淵閣在政地未三月遽蒙難以沒景帝立贈
學士謚文僖曾孫琮進士嘉靖初歷官南京右都御
史

鄭楚字孟質宜章人永樂九年進士授監察御史成
祖在北京或奏南京鈔法為豪民沮壞帝遣楚廉視
衆謂將起大獄楚執一二市豪歸奏曰市人聞令震
懼鈔法通矣事遂已倭犯遼東戍守失律者百餘人
皆應死命楚往按問楚具言可矜狀帝為宥之營造
北京親役者鉅萬帝慮病者不時得醫藥命楚察之

楚稽諸甚勤病者多不死十六年有言秦民羣聚謀

不軌者權楚為陝西按察副使勅以便宜調兵勦捕

楚白其誣乃亡命者安言真脫死詔誅造誣者宣德

四年關中饑楚分地賑濟民賴全活在陝久刑政者

簡陝人德之以父憂歸服除權應天府尹蠲除苛急

之政市征田稅皆酌其平豪猾不得為輕重正稅元

年進兵部侍郎尚書王驥屢出巡邊楚獨任部事詔

特除其戍籍時邊陲多警將帥無人楚請令中外博

舉謀畧材武之士以備任使四年京師霖雨自劫庫

職無狀乞罷歸由皇帝優旨晉之王振私人徐端為

兵部尚書楚似正自持不激不隨希亦雅重之十年
代希為尚書舊例諸衙自百戶以下有當代者必執
試京師其道遠無資不能來者終身不得代楚請各
都司試之人以為便或謂其紊舊制楚曰治軍吾職
也當為國家惜力養銳以備不虞利害吾自任之也
先入寇王振力生亂征不與外廷議可否詔下楚上
疏言也先入犯一邊將足制之陛下為宗廟社稷生
奈何不為重乎不聽既扈駕出關力請回鑾王振怒
冷與戶部尚書王佐偕隨大營楚墜馬幾殆或勸留
懷柔城執醫楚曰至尊在行敢托疾自便乎車駕次

宣府朱勇敗沒楚請疾驅入關嚴兵為殿不報又詣
行在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者必死楚曰
我為社稷生靈言何得以死懼人振愈怒叱左右扶
出楚與佐相對泣帳中明日師覆楚死年六十五楚
為人勤廉端謹性至孝父子輔為句容教官教楚甚
嚴楚在陝西久思一見父為謀聘父為鄉試考官子
輔怒曰子居憲司而父為考官何以防閑馳書責之
楚又嘗寄父一褐子輔復遺書責曰汝掌一方刑若
當洗冤釋滯以無忝任使何從得此褐乃以汚我封還
之楚奉書跪誦泣受教景泰初贈楚少保官其子

為主事成化初賜諡忠肅

王佐海豐人永樂中舉於鄉卒業太學以學行聞擢吏科給事中遷左給事中器宇凝重奏對詳雅為宣宗所簡注宣德二年超拜戶部右侍郎以太倉臨清德州雅徐諸倉多積弊勅佐巡視平江伯陳瑄言漕卒十二萬人歲漕艱苦乞僉南方民如軍數更番轉運詔佐就瑄及黃福議佐遂奏東南民力已困議遂寢受命治通州至直沽河道已赴宣府議屯田事宜英宗初立出鎮河南歲中又命督甘肅軍餉己又理張蘆鹽課提督京倉佐胸懷洞達所至事無不辦人

皆愛而敬之其督倉場最久號能革弊在河南時雖言
軍衛倉奸蠹百端請領於有司天下使之正統七年
遷尚書坐事下吏已而獲釋時軍旅四出耗費動以
鉅萬府庫空虛佐從容調劑節縮有方在戶部久不
為赫赫名而寬厚有度政務糾紛未嘗廢學人稱其
君子與鄭瑋同死難贈少保官其子道戶部主事成
化初諡忠簡

丁鉉字用濟豐成人以進士授太常博士歷江州吏
三部員外郎進刑部郎中正統三年起拜刑部侍郎
決獄稱平嘗理茶法於蜀奏減其常數以供豐歲又

常取饑江淮及山東河南撫循勞果出於至誠大發
倉廩悉停不急務民賴之睦乎居恂恂若無所能及
臨事一勿略辨英宗親征鉉與王榮和俱以侍郎扈從
同死於鴟兒嶺永和字以正崑山人少至孝父病伏
枕亦八年永和侍湯藥無少懈永樂中舉於鄉以觀
者不赴會試乞叙職便養歷嚴州饒州訓導以養義
薦為兵科給事中尋劾都督王瑄鎮薊州縱寇出關
錦衣指揮馮順佑罷驕恣諸不法事持節冊封韓世
子妃糾正中官塞傲之罪以勳直閣正統六年進都
給事中八年擢工部右侍郎補蝗江北治呂梁二洪

又治沙灣決河功不成而罷從征死於土木景泰初
贈鉉刑部尚書永和工部尚書鉉子琬永和子汝賢
俱官大理評事後賜鉉謚襄愍永和襄敏

鄭棻字孟橫南城人永樂末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奉
勅巡按蘇松諸府期滿將代去父老二千餘人匍匐
赴闕下乞留一年得請旋以憂去宣德十年陝西圖
按察使詔廷臣舉清慎有威望者以闕大學士楊士
奇薦棻遂以命之棻單車就道不携家累風裁禦然
正統十年入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英宗北征棻馳
從師出居庸關疏請回鑿以兵事專屬大將至宣府

大同復再止章皆不報土木之變同行者語曰吾輩
可自脫去祭白鑿輿失所我尚何歸主辱臣死份也
遂死於難景泰元年贈右都御史官其子瑞為太理
右評事後益兼敏英宗之出也備文武百官以行亦
師履於土木將相大臣及從官死者不可勝數文孫
自祭而下卿寺則左通政龔全安太常寺少卿黃養
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寺少卿劉容尚寶司少卿凌
壽全安蘭溪人以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累遷至左通
政沒贈通政使養正名蒙以字行瑞安人以善書授
中書舍人累官至太常少卿仍繕書文淵閣沒贈太

常卿慶祖深陽人一居上元人俱由樂舞生累官至
太常少卿沒俱贈太常卿與全安等俱錄其子為照
磨容壽二人無考給事中則包良佐姚銑鮑輝良佐
字克忠慈谿人以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嘗上言吏治
考課未精宜選清望大臣巡察又言福建官司貪穢
致寇宜正刑章俱報可銑字孟聲侯官人永樂末舉
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歷兵科給事中二十餘年不離
省署人服其恬淡輝字叔求浙東平陽人以進士授
工科給事中調刑科教有違尚書嘗有司抑配商鹽
飲怨於北州縣官考滿黃錄保留為奸均宜禁絕

言山東陝西及畿輔諸府歲饑民流請遣大臣出賑寔
其徭賦又信承平日久天下兵衛多縱弛宜董之憲
臣嚴加簡閱又言无刺使臣入貢勿令得易董而整
營以歸資其兵器皆見施行監察御史則張洪黃裳
魏貞夏姚申祐尹玘童存德孫慶林祥鳳洪安福个
正統十年進士裳字元吉曲江人以進士授監察御
史院中奏議多出其手法司會獄疑獄裳片言立決寔
言寧波紹興台州三府疫死三萬人死者宜蠲租存
者宜賑恤又言料道考滿黜陟當出自上裁不應自
吏部奏升並見採納巡視兩浙鹽政言所遇洪水瀾

漫田廬禾稼大半淹沒若不賑濟無以存活帝命純
淮徐濟寧諸府州稅糧若草十之三仍發庫賑濟貞
懷遠人正統七年進士祐字天錫貴州婺川人父往
田間為虎所噬祐持梃奮擊之得免舉於鄉卒業恩
學常帥諸生教祭酒李時勉旋登進士拜四川道御
史以饗諤聞竑字太和邑人正統七年進士存德字
居敬蘭谿人正統十年進士祥鳳字鳴皋蒲田人由
鄉舉授鄞縣訓導權御史惟誠廢無考部曹則即
齊汪馮學明貢外郎王健程思溫程武退端生事
銓張瑋鄭瑄鑑穿阮浩祠歲久以進士授兵部職

司主事駕北征勅中明寧嘗從行以病求代鑑廉慨
許諾或曰家遠子勿奈何鑑曰為國臣子敢計身家
尚書鄭瑩知其賢數與計事鑑曰無他惟有力勸班
師耳時不能用瑩字廷玉慈谿人以進士授南京刑
部主事尋改北尚書金濤性明敏頗輕屬吏瑩嘗抱
成案誦所鞠囚姓名罪狀矢口如流不煩省閱濤甚
敬禮焉趙濟寧人正德十年進士其六人無考又甫
中書舍人俞拱潘登錢嵩大理寺寺副馬預行人司
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壙欽天監夏官正劉信序班李
恭石堃葛吉水人宣德八年進士如壙字本崇廬陵

人以進士授行人從北征癘行缺妻子誓以死報國
屬翰林劉儼銘其墓儼驚拒之如嬉笑曰行當驗耳
遂中與昌作馬歌詩相唱和皆慷慨誓死之言後數
日竟死其拱等七人無考景帝立既贈卹諸大臣自
給掌御史以下皆降勅褒獎錄其子為國子生又有
孫祥者未聞人正統十年進士由兵科給事中擢右
副都御史守備紫荆關也先兵過關都指揮韓青出
戰死祥督兵巷戰兵資被殺官宦誤勅祥棄城遁
去寇退有司修關得其屍於戰地焚而瘞之柩收關
祥弟祺詣闕言寃詔卹其家又謝澤者上虞災由南

京刑部主事出為廣西叅政正統末擢通政使守備
白羊口王師敗於土木守邊者無固志澤與其子鐵
訣而行受事未數日也先兵大入守將呂鐸遁澤督
兵扼山口大風揚沙不辨人馬或請移他關避敵澤
不可寇至衆潰澤按劍厲聲叱賊遂被殺事聞遣官
塋祭錄儼為大理評事

論曰土木之役蓋租於喜峰口之捷而不知此時宣
宗躬馭武畧輔佐得人其料敵審而備患周也虜虜
與聞機密身覓六師竟乃懼於克墮姑為佯倖之謀
一時虜從諸臣莫不束手以殉嗚呼當武宗南之際

廷臣跪門極諫者以百數振雖橫暴何遂無一人敢
嬰其鋒耶國勢凌夷士氣蕭靡如此則其敗切不亦
宜乎嗟嗟誰實秉鈞不能不為之悼惜也已

明史卷二百十三

列傳六十四

劉中敷子璉

全

濂

張

鳳

周

何文淵

石

璞

王

陳

鑑

羅通

楊

寧

李

賁

侯

璉

王來弟昂

孫原貞

薛希璉

劉中敷大興人燕王舉兵以諸生守城有功授陳留
丞九年秩滿擢工部員外郎仁宗監國嘗命署部事
遷江西右叅議有政績宣德三年遷山東右叅政居
二年進左布政使中敷為人質直廉靜吏民畏懷歲
久被言于巡撫減賦三之二正統改元丁父憂奪情

魏事俄召拜戶部尚書時英宗冲年踐阼慮羣下欺
已治尚嚴而中官王振得用事亦欲假以立威屢按
大臣小過導帝用重典故當是時大臣下吏無虛嚴
而中教練於理劇尤為振所挫三年振以京軍例於
通倉給餉中教令支於京倉諷給事御史劾之遂與
左侍郎吳璽等下獄六年宣府應給軍士冬衣隆慶
銜儲不足所司請萬億倉補給中教許之言官劾其
專擅請法司於內廷謀治奏罪當流輸贖還職帝特
宥之其奏中教璽及右侍郎陳瑞以京師窮乏供御
并馬請分牧民間帝以章取言官言官劾其變亂成

法並下獄論斬詔荷校長安門外凡計六日而釋居
無何毛刺入貢帝詔問馬曉留養大周者幾何易疏
幾何陳數不能對再與靈璣論斬繫獄中數以母病
特許歸省明年冬當決囚法司奏請命靈璣戍邊中
數俟母終其奏已釋為民中數數下獄本無大過帝
用察察示明而後復以酷暴助之楊士奇楊溥猶在
位莫能救也景帝立起為戶部左侍郎兼太子賓客
君無年卒中數雅性淡泊食不重味仕宦五十年家
無餘貲子連登正統十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累官
致讓守卿璉生公卿家而取事華靡居官剛果不委

隨卒以被管左遷遼東苑馬寺卿卒子機幼有異性
父卒家人泥日者言各以生年與葬期相值火不克
葬機曰願以我所值年月葬父可乎衆從之乃克葬
張登進士第入翰林正德中屢遷吏部尚書俄乞歸
起為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時流賊犯江上衆議
擇將通都督李昂自貴州罷官至機即召任之昂以
無朝命辭機曰我先奉勅言勅所不載聽從宜區處
此即朝命也衆服其膽識致仕歸卒

金濂字宗瀚山陽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御史宣德
初巡撫廣東廉能為一時最改按江西浙江捕崇德

臣盜平康不獲坐免己而康被執復官尋建言即縣
羨羨貪濁宜勅稌祭司巡按御史察果蕪能者以聞
如洪武間故事遣使勞費則清濁分倫良勸帝嘉納
之七年用大臣薦遷陝西副使奏言西安府舊頒鐵
斛銅尺木秤故吏不敢為弊今甘肅諸衛無之奸弊
滋起乞通行天下遵舊式製用使官民畫一從之正
統三年擢僉都御史忝贊寧夏軍務寧夏舊有五渠
至是鳴沙洲七星漢伯石灰三渠淤蕪請濬之溉蕪
田一千三百餘頃時詔富民輸米助賑千石以上優
以重書蕪言邊地粟貴請并旌不及千石者由是儲

秉覽羨居三年詔僉都御史盧睿與濂更代歲餘睿
召還濂復出鎮尋加右副都御史與睿互代者再八
年秋拜刑部尚書安鄉伯張安與弟爭祿詔逮治法
司謂當戶部按問戶部復言事屬法司為言官所劾
於是濂及戶部尚書王佐右都御史陳鑑等俱下獄
數日釋之十三年福建賊鄧茂七等為亂遣都御史
張楷征之不克乃大發兵命寧陽侯陳懋等往討而
以濂叅其軍務比至御史丁瑄已大破賊茂七死餘
賊擁其兒子伯孫據九龍山以拒官軍濂與衆謀曰
賊資險難力攻諸羸師誘之而別選精兵伏山後俟

彼空壁出伏兵乘虛入其軍破之必矣衆從之遂禽
伯孫帝乃令楷移師討浙寇而留濂擊餘賊未下者
遂進蹙既寧賊林拾得等獲之斬首四百餘級會英
宗北狩兵事棘召選科道交章劾濂等無功景帝不
問加濂太子賓客未幾調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
四方用兵需餉急濂有心計綜核賦省無遺又大會
廷臣議上樽節便宜十二事國用得無乏而福建賊
羅丕廖寧復起言官劾濂等養寇殃民帝責令自陳
濂等輸罪宥之初帝即位詔免景泰二年天下田租
十分之三濂慮國計絀檄有司但減米麥其間折收銀

布帛者微如故民頗怨學士江湖以為言濫內慚
抵云無有給事中李侃等請詰天下有司違詔故濫
恐事敗乃言銀布帛詔書未載若槩減免國用何
資於是給事御史劾濂失信於民為國欽怨且發其
陰私事帝欲宥之而侃與御史王允上殿力爭遂下
都察院獄未幾釋之削官保調工部吏部尚書何文
淵言經理財賦舍濂未見其可乃復還戶部濂上疏
自理乞骸骨帝慰留之東宮建復其官保五年二月
卒官以軍功進封沭陽伯諡榮襄濂剛果有才所在
以嚴辨稱然褊急不能容物接下多暴怒在刑部值

王振用事數以私怨興獄而濫持法頗刻深其為戶
部多苛徵歛雖京時類以足用而國體民力不暇恤
士大夫以是少之楷字式之慈谿人永樂末年進士
宣德初授南京御史劾罷尚書趙軫侍即俞士吉有
道聲正統中出為陝西屯田僉事政職修舉甘肅總
兵官任禮等請以楷代曹翼為巡撫不許未幾督糧
副使缺軍民千餘合詞保楷堪任遂以命之楷博學
多才鎮守中官以才善文武薦驛名至京試之即擢
左僉都御史其督師討賊也帝已命丁瑄便宜撫勦
及楷至建寧頓兵不進日置酒賦詩為樂既而聞瑄

破賊乃馳至延平冒其功而茂七實指揮劉福所斬
福不平愬之憇以聞於是言官交劾而楷討浙寇又
無功乃召還奪職天順初遇赦復官致仕明年入謝
會陝西用兵使督軍餉還為南京右僉都御史四年
入賀卒於京

張鳳字子儀安平人父益官給事中永樂八年從成
祖征漠北沒於陣鳳登宣德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
獻江西奸民謀叛獄平反數百人以是知名正統三
年法司坐事盡繫獄遂擢鳳本部右侍郎以主事擢
侍郎時未有也居數年改南京戶部通高書久未補

鳳哥主部事言留都重地宜歲儲二百萬石為根本計從之遂為令先是南京種儲以都御史督之至是命鳳彝督鳳居官廉謹臨事善執法時號張板九年秩滿進左侍郎景泰二年用大學士陳循薦擢尚書尋改兵部叅贊機務五年戶部尚書金濂卒召鳳代之時四方兵革雖息而災難沓臻景帝念民困屢詔議寬恤鳳偕廷臣議上十事明年復先後議上八事咸報可鳳以災傷蠲賦多國用益絀乃奏言國初天下田八百四十九萬餘頃今數既減半而水旱率蠲其租國用何以給京畿及河南山東無額之田甲

方整闕乙即許其漏賦致爭訟不已請自今悉準輕
則徵租不惟永絕競端且少助軍國費疏入從之戶
科都給事中成章等劾鳳擅更祖制禮科給事中楊
綏等復爭之帝曰國初都江南轉輸易今居極北供
億勞苦可守常制耶竟如鳳議帝寬恤詔雖屢下而
四方服去荒者猶未已鳳以國計為憂恐所司妄報
請令巡按御史勘實議者非之英宗復辟調南京戶
部居五年卒鳳有孝行性淳樸喜飲酒客至輒留飲
人樂其真率篤於朋友嘗有故人死家貧母老子幼
鳳聘其女為子婦教其子而養其母終身同學友蘇

洪性強悍好而斥鳳鳳嘗繼下之及為鳳屬官猶然
鳳待之如初繼鳳為戶部者沈因丹陽人永樂中舉
於鄉授沂州同知州西寶山社故產銀鑛或聞於朝
下所司囊實固言鑛誠有之然開之則利少而費多
且勞民恐致變遂寢歷戶部即中山東恭政仁宗嗣
位命往治大同總兵官機宜文字且理軍餉宣德七
年侍郎柴車行邊請軍士私墾田每頃徵糧十石因
言邊地瘠薄太宗皇帝勅諭軍民墾荒者永不起科
今畝輸一斗視民租反重請輕之使帝從之滿九載
鐫秩二級正統四年巡撫盧睿劾其馭下無法致盜

糧十八萬石明年復為給事中焦起良等所劾帝皆
不罪再以九載滿加戶部右侍郎督餉如故遭母憂
奪情視事固以中官王振勢盛欲附之乃上疏曰臣
觀天文帝座旁有宦者星故周官設常侍之職自是
以采代不乏人方今文武各宣力於外而護聖躬翊
皇化奉使絕域保障若疆則內臣功尤著請如外臣
例給賜誥勅榮其身家帝以無故事不許景泰改元
加左都御史仍理邊餉屢以乾沒為言者所論總兵
官郭登亦劾之遂召還令致仕而命御史偕戶部郎
覆較諸邊錢穀由國侵耗多也初英宗北狩過大同

斧括金帛煬散。因出謁傾府庫以獻。而郭登一意拒
齊英。案由是。職盜而德。同及復辟。石亨又薦之。遂召
為戶部尚書。固素不修名檢。及是年。益衰。政績無聞。
此意死。固亦乞休去。成化初卒。

柯文淵字巨川。江西廣昌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御
史。歷按山東四川。發奸摘伏。黜貪殘。境內肅然。為蒙
奸民付伽私。其知府祿昭妻懼誅。告昭反。詔發軍會
討。文淵知其誣。檄止所調軍。而白其用。宣德五年。用
都御史顧佐薦。奉勅知溫州府。舊額田十畝。以其三
為陸田。俾輸麥稅。視水田特重。文淵奏請均之。商稅

舊徵錢鈔洪武中許稅課司遠者易金銀進是時金銀既有禁而溫之商稅魚課猶徵銀輸者大困文淵請復鈔鈔皆報可青田豪民徐成不輸賦縣使糧長葉孟圭督之孟圭故與成有怨因率五百人毀成屋掠其財成訴於官三司欲兵之文淵曰青田俗獷悍國初嘗反今犯法者數百人不可盡捕乃召孟圭誓以禍福令遷所掠葺其屋事遂定居六年政教大行監司止其積命增俸二等賜璽書獎勵以尚書胡濙薦羅刑部右侍郎出督兩淮鹽課舊制灶丁悉免徭役後法廢灶事困至是文淵奏復之正統三年兩以

議獄不當與尚書魏源下獄皆得釋文淵在朝多建
自嘗謂律給罪人衣糧父母老疾鰥寡無養者許奏
狀贖今皆不然請如律又言學校之外宜勅提學官
廣詢山林賦訟有好學而孝弟信義著鄉里者復其
身俾得為學應科目則人才日盛淮揚饑發廩賑濟
文淵謂倉庫之積有限江海之利無窮請弛川澤禁
以便民皆從之六年正月朝議大舉兵征麓川思任
發文淵疏諫曰麓川徼外彈丸地僅數百里人民不
滿萬餘大軍臨之自無不克然得其地不可居得其
人不可使莫若令雲南守將屯兵金齒且耕且守而

令三司官使使撫諭彼必畏威感德稽首來王則遽
以獲更生而朝廷亦免調兵轉餉策之善者也帝下
其議金曰討之便於是西南騷動僅乃克之而失此
後其冬以疾乞歸景帝即位起吏部左侍郎尋進尚
書佐王直理部事東宮建加太子太保以銓選涉私
為御史練綱等所劾帝宥之既而災異見六科都給
事沖林聽等偕詣御史共劾大臣不職者言文淵儉
邪蠱政帝亦不問文淵再疏乞休已得請越數日復
留左庶子周旋溫入也疏言文淵林聽等攻益力并
劾旋御史曹凱獲廷諍之京淵遂與旋俱下獄文淵

雅善木炭與安其後留也安有力馬聰劾疏有囑內
臣藉安怒請帝詰主名聰難斥言安第云文淵每行
懇必稱內臣請屬故臣等以為言於是韓文淵命歿
在英宗獲位削其加官而文淵以前議易儲言父有
天下傳之子主者遂入之詔書深懼禍及至是或傳
朝命遣遠捕遂自經死于喬新自有傳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永樂九年舉於鄉入國學選授
御史宣德初鎮守寧夏保定伯梁銘不法璞偕同官
劾之銘遂下獄英宗即位超遷江西按察使坐賊囚
反獻奪冠帶視事久之益不獲降副使璞才長理劇

充善斷疑獄有民娶婦三日歸寧而失之婦翁訟得
殺女婿不勝榜掠誣服論死璞疑之屢訊不決禱於
神夜夢神示以麥字璞思曰麥有兩人夾一人也吾
得之矣比明坐聽事械囚趣行刑囚未出逸見一童
子窺門屏間命捕入則道徒也叱曰爾胡為至此得
非爾師令爾偵某囚事乎童子大驚首實果二道士
素與婦通邀而匿之稿麥中立捕論如法人以為神
號曰斷鬼石在江西數年風紀整肅甚有時譽雜婦
人輩兒無不知有石憲使者歷官山西左右布政使
母禮中官王振嘗歸蔚州祀其祖墓璞承奉惟謹振

悅遂召為工部尚書處州賊葉宗留作亂總兵官徐
恭等出征以璞恭其軍事師未至宗留已為其黨陳
鑑刻所殺巡撫張騏招鑑刻降之賊勢稍息璞等還
邇無功為御史所劾命俟師旋罪之已而景帝嗣位
召還論功兼大理寺卿尋出募山西義勇還朝會中
官金英有罪下獄法司劾璞嘗賂英遂并下璞獄罪
當斬帝特宥之出理大同軍餉景泰二年寇犯馬營
廷璣舉璞總督宣府軍務璞至而寇已退還理部事
河決沙灣命璞治之璞以決口未易塞濬渠自黑洋
湖至徐州以通漕艘而沙灣之決如故再命均官黎

賢阮安御史彭誼助之乃於沙灣築石堤以禦決潰
開月河二引水益運河以殺水勢至三年五月決乃
塞東宮改建加太子太保其年冬璞上言京師盜賊
肆行多出軍伍間有獲者輒云種賞虧城妻子饑凍
故冒死為盜又聞兩畿山東河南被災窮民往往事
剽掠不及今拊循恐方來之憂甚於邊患至若口外
守軍夜行晝伏艱苦萬狀今邊疆未靖正宜增餉以
作士氣乃反減其月糧此實啓盜悞國之端非節財
足用之術也乞勅所司汰冗官去蠶食蠲殺吳之賦
停不急之徵則民困既蘇兵餉自足帝深納其言事

多議行明年沙灣獲決璞再往治之以母憂歸五年
起復尋改兵部尚書與于謙協理部事七年湖廣苗
亂璞總督軍務討之英宗已復位命璞致仕天順四
年以李賢薦召覲欲用之而璞老且曠乃以為南京
左都御史荒毫不任事為錦衣指揮門達所劾罷歸
卒初璞在山西其妻與諸僚妻燕歸有愠色璞問故
對曰今日此扇珠綺焜錯吾獨蕭然荆布甚不稱布
政使妻也璞笑曰爾何坐曰席首璞曰使吾墨於官
汝安得此座耶歸之日室廬不完先璞為工部尚書
者王奄郝人永樂中登鄉薦入國學授蕪州府同知

歷山東左布政使所至有惠政正統六年入為工部
左侍郎時新作京衛武學悉等請暫留舊學俟擇地
改創帝怒下悉及右侍郎張琦於詔獄已而釋之未
幾進尚書悉為人薦竇憲慎得介不阿數為王振所
侵侮故未衰即引年去士論高之家居十五年卒
陳鑑字有戒吳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遷湖廣副
使歷山東浙江皆有聲宣德十年擢右副都御史鎮
守陝西時北方饑民多流移就食他府鑑道出大名
見之輒陳其狀詔有司招撫復業免其賦役正統徵
元鑑言陝西用兵供費鉅萬民力困竭部派徵物料

乞悉停免詔可。鑑激政公勤庶務畢舉。朝議以為賢。
二年命巡按延綏寧夏邊境。鑑條奏軍民便宜多所。
鑿置。以西安平涼鳳翔鞏昌慶陽漢中六府畿疏諸。
賑貸得羨倉儲三十餘萬石。五年帝從輔臣請修備。
荒政。鑑請通行於各邊。由有塞上咸有儲蓄。明年。
春以鑑久勞於外。命與王翺歲一更代。七年翺調遼。
東。鑑復出鎮。既而歲滿當代。以陝人乞留。詔仍舊任。
時鑑所部八府多儲蓄。有軍衛者足支十年。無者直。
可支百年。鑑以陳腐委棄可惜。請每歲春夏時給官。
軍為月餉。不復折鈔。從之。九年春進右都御史鎮守。

如故其秋鎰言秦中久旱民饑至粥男女續食臣發
廩賑濟贖還四千人餘未贖尚多乞蠲租十之四得
蠲者四十八萬餘石已命巡視甘肅寧夏延綏邊務
總便宜處置明年以災沴頻仍條上撫安軍民二十
四事帝嘉納多議行之其冬遷理院事也先將入犯
命出撫畿南事寧召選進左都御史景泰二年陝西
饑軍民萬餘人控所司曰願得陳公來活我監司以
聞帝慰諭遣之鎰至是凡三鎮陝先後十餘年為政
慈惠使人戴之若父母每還朝必遮道擁車泣再臣
則歡迎數百里不絕其得軍民心前後撫陝者莫及

也三年春召還加太子太保時鎰與王文並掌都察院而文專厲威嚴諸御史畏之若神鎰性寬恕風裁未若文之峻整故其在朝譽望損於巡撫時明年秋以疾致仕卒贈太保諡傳敏

羅通字學古吉水人永樂十年進士授御史巡按四川都指揮郭贊與清軍御史汪琳中交通為奸利通勅募遠治三殿災借全官何忠等極陳時政闕失忤旨出為交趾清化知州宣德元年黎利反成山侯王通戰敗擅傳檄割清化迤西界賊時賊方圍清化通與指揮打忠率衆堅守衆聞出破賊殺傷甚衆賊將

遁而繼至衆驚懼通曰吾輩殺賊已~~矣~~出城必無全
理與其就縛曷若盡忠而死乃與~~忠~~獎勵軍民城守
益固賊久攻不下令降將蔡福馳城下說降通登陴
叱罵賊知城不可拔引去通始率吏士歸宣宗獨獎
勞之改戶部員外郎出理宣府軍餉奏言朝議儲餉
開平令每軍運一石人當以騎士護行計所費率年
石七斗而致一石今軍民多顧輸米易鹽請損舊例
五分之二則人自樂輸餉足而兵不疲帝可之正統
初遷兵部郎中從尚書王鏊整飭甘肅邊務以貪滲
事為鏊所覺鏊遣通奏邊情即疏通罪以聞遂下獄

謂廣西容山開官已調為東莞河泊所官都督曹儉
薦其有文武才宜召用吏部執不可遂止景帝監國
以于謙薦起兵部員外郎守居庸關賊進郎中及帝
節位進右副都御史時也先破紫荆長驅犯京師別
部攻居庸甚急會天大寒通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
滑不得近七日乃遁走通追擊破之景泰元年召入
恭贊京營軍務善理院事上言諸邊報警率由守將
畏微調設詐以惑朝廷向者賊犯京師諸將斬馘幾
何而獲官者至六萬六千餘人輩下且然何況塞外
且韓信起自行伍穰苴拔於寒微宜博搜將士中如

信道者與議兵事若今腰玉珥貂皆苟全性命保爵祿之人憎賢忌才能言而不能行未足與議也意蓋詆護與石亨輩謀疏辨言槩責邊報不實即恐有廢專務掩匿必至誤事官軍升級在頒行者萬九千八百餘人及陳亡三千餘人而已安所得六萬六千人通既以為濫宜悉追奪有如韓信穰苴者乞就令指薦并錯罷臣營務保專治部事廷臣合詞留謙又謂通志在滅賊無他帝兩解之給事中單浩等言通忝以知兵名用不宜兼理院事乃解其兼職先是塞上軍民多為寇所掠通請榜諸邊能自歸者軍免戍守

三年民獲徭役終身又請懸封爵重賞募能禽斬也
先狗額帖木兒喜寧者已又言古之將帥務搜拔衆
才如知山川形勢者可使導軍能騰高越險者可使
覘敵能風角鳥占者可使備變今軍中未見其人乞
勅廷臣各舉所知送臣等考驗詔皆行之時于謙以
山西近寇請遣大臣往鎮楊洪亦乞重臣護軍轉餉
太同帝以命通通不欲行請得與謙洪俱謙言國家
多難非臣子辭勞之日奏乞躬往帝不允卒命通通
本謙所舉用而每事抵牾人由是不直通二年冬召
還仍贊軍務東宮改建加太子少保上言寇所恃者

馬也今貢使三千餘人携馬四萬餘匹宜量增價酬之彼見價增則後來益衆此亦強中國弱外蕃之一策也帝以所貢馬率不堪用若增價正墮賊計寢通奏四年進右都御史贊軍務如故通小有才好大言過人輒談兵喋喋不已然多不可用明年自陳殺賊功求世襲武職為給事中王鉉所劾帝釋不罪英宗援位又自陳創謀迎駕全入南城為石亨等所蔽乃授其二子所鎮撫天順三年致仕歸卒

楊寧字彥證歙人宣德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寧為人機警負才能蔚有時譽正統初從尚書魏源巡視

宣大四年與都督吳亮征隴川賊思任發既至賊救
軍門約降主將許之寧曰兵未加而先降是誘我也
宜嚴兵待之不聽令督運金齒未幾賊果大至王師
收績還朝諸將獲罪擢寧郎中後從王驥征隴川至
騰衝破賊巢穴寧與太僕少卿李賁督戰有功師還
寧超拜刑部右侍郎賁擢工部右侍郎尚書郝楚以
賁知兵奏調兵部賁長洲進士居鄉未嘗以貴加人
每出入必步過里門鄉人稱之後卒官寧遭母憂奪
情視事九年代侯璉奏賁雲南軍務有土酋恭項者
嚮隨征有功寧奏置隴川宣撫司以項為宣撫又以

騰衝地要害與都督沐昂協謀築城置衛設戍兵控
制諸蠻邊方遂定居三年召還閩浙盜起流劫附近
命寧往鎮江西寧至修城練兵守禦甚備賊至輒擊
敗之暇則詢求民瘼士民嚮服景泰初召拜禮部尚
書偕胡濙理部事二年逾北可汗遣使入貢寧言敵
情多猜忌宜留可汗使致日晏勞賜予視也先使倍
厚則二人必內相忌而獲過之患緩吳帝以待遠人
當務誠信不許其冬以足疾調南京刑科給事中汪
德壽匿卷寧薦其才學為吏部所劾詔罪倖而宥寧
七年南京御史莊昇等劾寧及工部尚書王來應天

尹馬諒不法詔道糾道官覈之未報而寧等力詆言
官謂都御史軒觀齋候之事下都察院遂劾寧等者
劾言官請置於理詔免其罪但錄狀示之寧雖有才
智而善交權貴子場方一歲自叙前後戰功乞世蔭
遂得新安衛副千戶英宗復位命致仕踰年卒
侯璉字廷玉澤人少慷慨有大志登宣德二年進士
授行人八年爲徽烏蒙土官兼地相嘗徵詔遣行人
章聰及璉往諭解之正其疆理而還明年副侍郎章
欽使交趾命黎麟權署國事抵關關門卑先驅請偕
而入璉叱曰此徇竇耳土人由之固當奈何辱天使

交人懼為毀關乃入於是事雖加謹及歸詔遣無所
受有御史劉濱疏酒進舉奏之熱為典史璉尋遣兵
部主事正統初從尚書柴車等帥師出鐵門關禦阿
台有功進郎中六年從王驥征麓川至金盞驛自統
大軍擊思任發而遣璉援大侯州賊衆三萬至璉督
都指揮馬讓盧鉞迎擊敗之斬賊三百五十賊遁遂
由高黎貢山襄程夜行會大軍壓其巢遂平麓川師
還以功拜禮部右侍郎出鎮雲南驛再討麓川璉以
功遷左侍郎召還以楊寧代鎮尋調兵部十一年代
寧撫鎮雲南思機發屢抗命驥從帝征璉與驥等盡

凌金沙江大破之。思哭山。璽書獲物資金帛景帝初
貴州苗章同烈叛攻圍新添平越靖平興隆諸衛命
總督貴州軍務討之時別總兵田禮已解新添平
越圍進遂遣兵攻都盧水西諸賊賊敗水西至貴州
道始通進又調雲南兵由烏撒會師開畢節諸路繳
晉安土兵援安南衛而自率師攻破紫塘獮勒等十
餘寨會賊復圍平越回師擊退之遂分哨七盤坡羊
腸河楊老堡解濟平圍東至重安江與王驥兵會自
是興隆抵鎮遠道皆通捷聞進兵部尚書進克續改
禽其偽王王阿同并其黨三十四人別賊阿趙偽稱

趙王率衆掠滑平。璉復討禽之。賊勢遂衰。由是水滸苗阿忽等六族皆自訴乞歸化。詔璉隨方處置。以勞率。卒時景泰元年八月也。帝聞震悼。賜祭葬。廕其子錦衣衛世襲千戶。

王來字原之。慈谿人。父尹和。知金谿縣。來初佃僮不羣。隨父之官。聞有叢祠。能為禍福。笑曰。莫有是哉。立往碎其象。燭之。毀其祠。識者異之。宣德二年。以會試。乙榜。授新建教諭。初。寧王府祭祀。率以諸生充樂舞。來請易以道士。從之。諸王府設樂舞。生自此始。居五年。周薦推為御史。巡按蕪松常鎮。府勅倚巡撫。用。

此考察屬吏中有積自上載語。然此是不可從賊民
者去之。惟恐不速。必待請後。行民受困多矣。帝為改
勅與之。有巨焉。以太后命使江南。橫甚。米數抑之。積
不平。還愬於朝。帝問都御史顧佐。蘇松巡按誰也。佐
以某對。帝歎惜。稱其賢。曰。識之。及報命。帝獎諭備至。
英宗即位。詔罷四方坑冶。而御史莫敏等三人督鑛
南。銀鑛奉詔還京。緩米。劾奏之。皆下獄。再以為推山
西左叅政。言流民所在。歲久成家。其招回者。每以失
產。後逃去。請隨在附籍。便又言。武臣子弟。宜入京學。
讀書。帝皆從之。某居官。廉練。達政事。然疾惡過甚。時

傷刺憲正統六年以杖死縣令十人為巡按御史曹
恭所劾破徵法司坐因公當徒遇赦以原官調廣東
來自北折節為和平而政事亦修舉十三年遷河南
左布政使黃河溢且蠶汴城米築堤捍之明年改左
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及湖廣襄陽諸府也先逼京師
來督兵勤王方渡河聞寇退引還景泰元年貴州苗
賊常剛烈作亂借稱王勢張甚進來右都御史代瑄
總總督軍務會保定伯梁瑄都督毛勝方瑛討之遂
靖州通賊出掠長沙寶慶武岡來等分道邀擊俘斬
三千餘人餘賊遁者已復出掠新海諸處來等運賊

皆捷明年同烈以衆救萬據興隆破劫平越清平
諸衛來與方瑛擊收之賊退保香爐山山陡絕萬山
中於是道勝瑛與都督陳友分三道進而來與瑛將
大軍繼之諸將先後攻破三百餘寨斬首三千四百
有奇賊勢孤遂會師香爐山下發礮轟崖石呼聲動
地賊窘懼轉同烈并賊將五十八人降餘悉解散來
等遂移清軍平且撤四川兵共進勅都司草瘡諸賊
諸賊震恐具牛酒迎道左稽首乞降者數十人咸令
復業來等乃奏賊平乞班師詔留來瑛鎮撫尋命來
兼巡撫貴州會廣通王徽謀反遣家奴陳添仔蒙

能等入苗中封其首楊文伯等三人為侯使發兵攻
武崗靖州來等連戰敗之俘斬五百餘人賊奔潰添
仔被創單騎遁能走廣西三年十月召還加兼大理
寺卿珙訴來功大賞賚乞加銜異為都給事中蘓霖
所啟乃止來等還在道貴州苗復反勅翅師討之翅
年事年召為南京工部尚書陳時政十二事曹司積
弊多所釐正英宗獲辟南京六部尚書悉罷來歸卒
於家弟復宣德五年進士官刑部主事昂正統中舉
明經即授慈谿訓導推御史巡按山西有縣令郭某
者當道交為請托滯入境某遠適昂奉調至昂曰此

奸吏也按之果貪思立禁之後為賊所食事值流賊擾境內出巡為所獲時有兩王僉事一吳人素貪賊誤謂為是也昇至寨中一賊熟視曰此浙江王僉事可犯乎與送二十里拜謝而去及歸總督韓雍知其貧贖以百金因醉不獲中途因叅政張瓚反之雍嘆曰真廉吏也來子鎬舉於鄉官御史出子總登進士官大理寺副

孫原貞名瑀以字行德興人永樂十三年進士授禮部主事歷郎中英宗初用薦擢河南右叅政初永樂中徙江南富戶于北京逃且絕則于其鄉僉補民間

頗擾原貞請令官吏大戶犯死罪者免其運磚補償
戶數從之原貞居官清慎有吏才在河南八年再用
薦遷浙江左右政使正統末閩浙盜大起雖更赦罷
兵原貞策其必叛景帝即位圖上方畧請為備禦計
未幾賊果再叛發兵征討命原貞叅議軍事督兵燦
入擒其渠魁而溫州餘寇猶未滅朝命都指揮李信
為都督僉事調軍二萬七千討之遂拜原貞兵部左
侍郎叅信軍務鎮守浙江原貞等進兵搗其巢俘斬
賊首陶得二等二百四十餘人招撫三千六百餘人
進還被掠男女無算捷聞聖書獎勳是時原貞遭母

卷詔奪情視事原質乃復分兵糧以裕志平遂奏
析罷水青田二縣地增設雲和宣平景寧三縣建官
置戍由是盜患遂息論功進秩二等浙官田賦重原
質請均於民田輕額者賦以得平景泰三年進兵部
尚書鎮守如故未幾命考察福建庶官因留鎮馬福
州建寧二府舊有銀冶因寇亂罷至是朝議復開原
質執不可乃寢五年冬疏言今四方屯軍率以營繕
轉輸諸後妨耕種宜簡精銳實伍而其餘悉歸之農
苟增萬人田即歲省倉儲十二萬石且積餘糧六萬
石兵食豈有不足哉今歲漕數百萬石道途費不貲

大要軍兌運者石加耗米七斗民自運者石加八斗
則是田不加多而賦歛實倍欲民不用不可得也宜
量入為出汰冗食節浮費俟倉儲既裕漸減歲漕數
而後民困可蘇也臣昔官河南稽諸逃民籍凡二十
餘萬戶悉轉徙南陽唐鄧襄樊漢沔間群聚謀生安
保其不為盜萬一饑饉存加不究之徒弄兵山澤則
憂貽君父矣宜及今年豐道大臣循行令有司籍為
編戶給田業課農桑立社學建鄉約設義倉使敦本
務業生計既定然後徐議賦役庶無他日患時不能
盡用後劉千斤等之亂果如原真湖杆云已後移蘇

浙江英宗獲位罷歸家居十餘年
新寧人十七原貞
所至有勞績其在浙江功名尤盛
孫常官尚書白有
傳全時有薛希建者麗水人宣德五年進士授御史
巡按河南督理江西荒政並有能聲
正統七年起權
刑部右侍郎出撫鳳陽諸郡奏民間所養官馬年久
多死令歲數民饑而所司追徵如故請暫停俟豐歲
因詔天下災傷州縣悉停徵十四年以福建多盜命
與崇信伯費釗等往鎮撫之乃道間使諭降賊黨而
進擊其抗命者賊漸平渚九載進尚書鎮守如故與
巡按御史許士達不協屢相訐奏朝廷再遣官往奠

具得希璉誣奏狀詔令自陳至伏罪乃已希璉既舉
士達不勝則益恚乃與鎮守中官戴細保比請會同
細保考察所部文武將吏吏科劾其變亂舊章請治
希亦置不問尋命考察山東庶官遂留鎮守英宗復
位改南京刑部尚書踰年卒希璉惟有政事才而少
廉介及疏請中官察吏益為士論所鄙云

論曰劉中敷抗顏權倖張鳳亦執法無撓可謂介如
有守矣金濂何文淵固卓然良吏而聲名頗損於逢
暮時甚矣晚節之難也侯璉王來立功荒徽豫鑑孫
原貞揚寧並宣力巖疆視羅通之弟信弟世中懷險

僻者大不伴矣。然以石璞之虞幹，不先身於權璫，
而張楷、沈固、薛希璉之徒，諂附宦豎，至謁言於朝，不
顧天下人非笑，尚得謂之有耻乎？士大夫立身之重，
即奈何其不加慎也？

明史卷二百十四

列傳第五十五

王直父伯貞

胡濙龔遂

于謙吳寧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父伯貞以經術顯洪武十五年
聘至京師同時應詔者五百餘人帝親御奉天門試
之伯貞所對第一既而與論太極之說獲稱旨授試
僉事分巡廣東雷州後召塘廢渠清鹽法會罷分巡
官召還為戶部主事命尚書趙俊受學以父喪服闋
不時起謫居安慶者數年建文初復以薦知瓊州府
時崖州黎相仇殺以及聞且用兵伯貞捕其首惡數

人獲於朝兵遂罷邊田歲常三獲以賦軍軍不時發
俟民乏而歛急則因之以要利伯貞為立期三輸之
而弊絕居教年大治流民來歸者萬三千餘口久之
以憂歸起補肇慶未之官卒直幼而端重家貧刻苦
力學永樂二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成祖善其文召入
內閣俾屬草尋授修撰帝北巡留侍皇太子勤慎不
懈已後從帝居北京遷侍讀歷事仁宗宣宗累遷少
詹事兼侍讀學士正統初進禮部右侍郎學士如故
久之出蒞部事尚書胡濙大喜悉以部政付直處
之裕如若素習者八年遂代郭璉為吏部尚書十一

年戶部侍郎奈亨附太監王振以事出中趙敏不
得遂擇之詞連直及侍郎曹義趙新並下獄卅三法
司六科廷鞠之論亨新直等贖徒帝宥直義奪亨新
俸十四年帝將親征也先直率廷臣力諫曰疆場之
事自古有之惟在守備嚴固而已國家備邊最得止
策謀臣猛將堅甲利兵星羅棊布且耕且守敵亦不
敢深入為今計者宜慎固封疆申明號令保堅壁清
野按兵蓄銳以待之彼且疲而走耳何必親御六師
遠臨塞下以僥倖不可知之勝乎况秋暑未退早氣
蘊隆青草不豐水泉猶塞士馬之用未充兵凶戰危

臣誠未見其可帝不從而命直留守京師王師養於
土木國中無主率羣臣請於太后立皇太子奉邸王
攝國政已勸即真以安反側議上皆直為首而直自
以不如兵部尚書于謙每事推下之直以老臣雍容
鎮率而已加太子太保景泰元年進少傅也先使使
議和且請還上皇下禮部議未決直率羣臣上言曰
昔漢高帝以三十萬衆困平城久而不報至武帝始
北伐摧破之元成之間稽顙闕下唐太宗渭水橋之
後親責突厥受盟而去後兼其饑困卒以是等
事忍於前而大獲於後得馭外裔之道也太上皇慈

於細人之言輕身一出以致六飛蒙塵集民塗炭陛下
下賈求肝食徵天下之兵與羣臣兆姓同節膠力期
滅此朝食以雪不共戴天之耻有日矣迺者天誘其
衷也先有悔心之萌而來求成於我請還乘輿欲使
中外之衆免於鋒鏑此轉禍為福之機也望陛下許
其自新俯從其請遣使往報因察其誠偽而撫納之
奉太上皇以歸少慰祖宗之心陛下天位已定太平
皇還不復蒞天下事陛下第崇奉之則天倫厚而天
眷益隆誠古今盛事也帝曰卿等言是然自大兄蒙
塵使者五輩往終不得要領今復遣使設彼假送驚

為名來犯京師豈不為蒼生患賊詐難信其更議之
已而阿剌使復至胡濙等復以為言於是帝御文華
殿門召諸大臣及言官諭以宜絕狀直對曰不遣使
毋貽後悔帝不悅于謙前為解帝意釋乃曲聽之羣
臣既退太監興安匍匐出呼曰若等同欲遣使有文
天祥富弼其人乎孰可者衆未應直大言曰安得為
是言在廷之臣惟天子使誰曰不可既食其祿敢辭
難乎言之至再聲色愈厲安語塞乃議遣使命李實
等往既行而无刺可汗使復來直等同辭遣楊善
等報之比實還以也先使至直與實語其知也先實

欲和乃復上疏請更遣實貴禮幣往迎上皇不許復
上疏曰臣等與李實語具得彼中情事其裨器衣物
實弁者上皇言也而奉迎車駕也先意也昨者脫脫
不花及阿剌知院來皆有報使今也先使以迎請為
辭乃不遣使與偕是疑敵而召兵也不如遣使與和
以迎上皇便又不許已而實自言於帝帝第報也先
書就令楊善迎歸而已直等乃復上言事會不再機
不容緩今北使已發願本上皇之心順臣民之願因
彼悔心遣使往報以圖迎復此不待計而決者也不
然衆志難犯遠天不祥彼將執為兵端邊事益棘京

師亦不得高枕卧矣帝乃命羣臣擇使直與寧陽候陳懋等請仍遣寶報曰俟善歸議之已而善竟奉上皇還二年也先遣使入貢且請答使直屢疏言邊備未修芻糧未積瘡痍未復宜如其請遣使往以觀虛實開導其善不許時以山西饑減諸府薪炭夫工部尚書陳恭請益直言陛下欲獲民困而恭更欲勞之請更遣大臣代恭帝不許代而以直奏勅責恭亡何也先遣騎入塞以報使為辭直與羣臣復請之卒不許直等乃上疏言陛下銳意治兵為戰武其大有所為之主臣等不能仰贊然使命不通難保其不為寇

宜勅沿邊守臣發兵遊徼有警則入保無事則力耕
陛下於幾務之暇時召京營總督總兵劉綎以畧誠
接而禮貌之信賞罰以持其後斯戰守可言也帝曰
善中書令人何觀勅直等在先朝阿附權奸今此輩
老猾不宜置左右帝怒下觀獄杖而貶之其明年帝
欲考太子未發會思明土知府黃玆以為請帝怒下
禮部議胡濙唯唯文武諸臣議者九十一人當署名
直有難色大學士陳循濡筆屬而強之乃署竟帝皇
太子直進兼太子太師賜金幣如等直頓足歎曰此
何等大事乃為一蠶首所壞吾樂愧死矣八年景帝

疾亟直喚等會諸大臣臺諫請復立沂王為皇太子
推大學士高輅草疏疏成未上而石亨徐有貞等奉門
迎上皇復位徵王文等疏草留姚夔所嘗出以示郎
中陸昶歎曰是疏不及進天也直遂乞休賜璽書金
綺指幣給驛歸直為人方面修髯儀觀甚偉性嚴重
不苟言笑及與人交恂恂如也在翰林二十餘年稽
古代書編纂記注之事多出其手與金穀王英齊名
人稱二王以居地日直白東王英白西王已為侍郎
欵當入閣少師楊士奇不欲也及長吏勸直庶慎時
初罷廷臣薦舉方面大吏專屬吏部適委任吏部嚴

抑奔競凡御史巡方歸者必令具所屬賢否以備選
擢稱得人其子積為南國子博士考績展部文選郎
欲留侍直直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也久之朝廷以
直老命左侍郎何文淵為尚書佐之文淵去又命都
御史王翹蓋部有二尚書直為尚書十四年年益高
名德日益重天子優禮之免其常朝家居嘗從諸佃
僕耕蒔擊鼓歌唱諸子孫更迭舉觴上壽直歎曰襄
者西揚抑我令我不得與共事然使我在閭今上獲
辟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為是樂哉臨川聶
大年者有文而做見直所題畫卷有十年不忘之語

幾之曰使公後十年不忘一蠶之心以求賢天子學
有遺賢乎直不為憾大年病且死賦詩寄直直覽之
泣曰大年欲我銘其墓耳因為文盛稱大年之才恨
不及薦時論多之天順六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
文端積仕至翰林檢討亦以學行稱曾孫思自有傳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生而髮白彌月乃黑建文二年
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永樂元年遷戶科都給事中
初建文帝崩於火或言遷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
大戮建文時諸臣五年遂遣濙巡天下為訪張儼備
又名頌御製為善陰陽孝順事實諸書徧行州縣鄉

邑察人心及建文帝安在又傳建文帝在滇南漢以
故在楚湖南最久至十四年乃還母老乞歸不許起
為禮部左侍郎十七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
一年還朝馳謁帝於宣府帝已就寢聞漢至披衣急
起召入慰勞漢悉以所聞對且曰不足慮也帝欣然
意解漏下四鼓乃出先漢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
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初
皇太子監國南京漢王為飛語謗太子帝屬漢庶之
漢至南京密疏馳上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
他帝悅仁宗即位漢陳十事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

遷都金陵省南北轉運供億之煩帝並嘉納之既聞
漢書有密疏疑之轉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及
得疏嘉其忠欲召用不果宣宗即位就遷禮部左侍
郎亡何來朝留行在禮部宣德元年進尚書漢王反
贊帝親征事平賚予甚厚給俘奴四人明年奏簡黜
國子生年老貌陋不堪教育者千有餘人賜第長安
右門給鬪者二人明年賜銀章四尋以生辰賜晏其
第從北征至會州明年兼理詹事府事又明年兼領
行在戶部時闕用漸廣漢慮歲支不足孫鑄祖詒下
輒至沮格帝嘗切戒之然眷過不少替嘗曲宴漢及

楊士奇奏原言塞義曰海內無虞卿等四人之力也英宗即位詔節冗費煥因奏減上供物及汰法王以下番僧千餘人浮費大省正統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劾詔弗問改鑄給之明年又失印刻下獄未幾獲印宥復職久之以年七十乞致仕不許帝北征留守京師景帝即位進太子太傅景泰元年楊善使也先漢言上皇蒙塵久宜附善等進上皇服食不報上皇將還命禮部具奉迎儀即日煥等議遣禮部迎於龍虎臺錦衣其法駕迎居庸關百司迎土城外諸將迎教場門上皇自安定門入進東安門於東上北門南面

坐皇帝謁見畢百官朝見上皇入兩城大內議上竟
傳旨以一馬二馬迎於居庸關至安定門易法駕餘
如奏給事中劉福等言禮太薄帝報曰朕尊大兄為
太上皇帝尊禮無加矣福等頓云太薄其意何居禮
部其會官詳祭之漢等言諸臣意無他欲陛下篤親
親耳帝曰昨得太上皇書具言迎駕之禮宜從簡損
朕豈得違之羣臣乃不敢言而淮安人龔遂榮者讀
書好奇計常從寧陽侯討福建賊說降數千人又偽
稱書貽賊使自相殺賊平以功授千戶還居京師徵
知帝意則為書投大學士高穀殺袖之以刺與王直

符共觀之書言恭讀登極明詔知上皇之出非遊吹
無益為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
心尚未厭上皇也主上宜率羣臣厚禮郊迎既入則
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史冊書之不可磨已
因具言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直與湊欲聞之上且曰
此禮失而求諸野也殺亦曰迎復議上上意久不決
若進此書使上知朝野同心亦一助也湊以為然都
御史王文不可而給事中葉盛竟聞之上林聰復劾
直湊穀等皆股肱大臣有聞必告不宜偶語齟齬朝
政有詔索書湊等因以書進且言肅宗迎上皇典禮

今日正可做行陛下宜恭迎安定門外公道大臣迎
龍虎臺帝不悅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詰書所從得
殺曰得之小隸隸曰得之道路帝怒索益急遂榮乃
自縛詣闕下曰臣實為此書真感動陛下毋失禮無
他賜顧就死毋累大臣下詔獄獄具坐遂榮言事非
宜且不具奏而為匿名書當譴久之得釋而迎上皇
竟無加禮上皇既居南城宮漢諸明年正早率羣臣
朝延安門不許是歲加少傅明年湯太子加兼太子
太師上皇萬壽節詣令百官拜賀延安門亦不許都
御史生文惡林聰文致其罪欲殺之漢不肯屠遂稱

疾數日不朝景帝使與安問疾對曰老臣本無疾聞
欲殺林聰珠驚悸耳聰繇是得釋英宗復位力疾入
朝遂求去許之賜璽書白金椅幣襲衣給驛又官其
一子錦衣世鎮撫沒有三弟時年皆七十餘鬚眉皓
白燕聚一堂遂名之曰壽愷又七年卒年八十九贈
太保謚忠安沒節儉寬和喜怒不形於色能以身下
人一時稱其德量然性善承迎永樂中奉使嘗獻白
雉二又嘗奏萬壽節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
雲周匝經時不散又石崖靈芝皆繪圖以獻在禮部
過日食陰雨景星見及龍馬麒麟並指以為瑞請率

是臣表賀其智能周身遇事無矯激以故歷事六朝
十知貢舉立朝六十餘年榮遇不衰所著有芝軒集
律身規鑑嘗輯錄醫藥經驗者曰衛生簡易方上之
生平酷信方士嘗為正一人張字清代乞龍虎山
道士度牒宣宗拒之南城人龔謙多妖術能炫婦女
自稱張神仙法孫往來澆家甚習澆薦為天文生更
名益之既而倚澆勢為姦利事覺當徙英宗特命成
邊景泰中薦道士仰彌高曉陰陽兵法請使守邊亦
兵部試之無驗然卒以澆故授右宣義協守宣府時
論譏之龔遂榮自獄中出后貧授徒自給直聲震於

朝野及易儲議起復草疏請還政上皇未上而泄優
卞獄杖之幾死遇赦得出學不能行者數年天順初
授指揮僉事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初授御
史扈蟬樂安漢庶人高煦出降帝命謙責其罪應聲
數之辭義嚴正音吐洪亮高煦伏地戰慄稱萬死帝
大喜師還受賚與大臣等出按江雨雪冤囚數百人
陝西諸處官校為民害謙疏奏詔遣御史往捕之帝
知謙有才可大任會增設各部石侍郎出為巡撫帝
手書錄名授吏部遂超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

而兼至官過歷諸州縣察時所宜與革即具章言之
一歲章教上輒報可英宗立奏免營建山陵役夫萬
七千人正統元年條上便宜中言運糶贖罪者請輸
粟大同宣府以接濟邊儲中鹽米額乞減十之二以
招徠商賈兩班赴京備操軍士若不得休息而屯守
亦患無人宜分為三班一赴京一守城一屯種山西
河南逃民所遺糧草遇令存者代納以故荒地民愈
少而糧亦減熟地民愈多而糧不增乞令逃亡入籍
者即照原籍上的民便而賦不虧朝議悉允從馮三
祥又上言六事宜著令各邊守衛百姓聞賊入境安

許入堡至近胡山西河南民守偏關大同宣府諸處
乞減兩班軍為一班自三月至八月非敵騎出沒之
時聽其以九月往戍三月回籍既省民力亦舒餉餉
往峙山西民俱赴大同府納贖今改赴大同右衛地
既極邊往輸者少宜如舊條所言簡練兵馬修濬城
隍及去山西樂戶以正風俗奏上即行居久之益熟
知民間利弊小有水旱即奏聞所請勘河決傷稼請
存留漕粟備賑乞補戍戶丁發附近收操山西折糧
金銀請免煎銷以便分給皆地方永久計民大便之
河而近河地河流歲衝土城謀令厚築堤障之五里

置亭亭有長以時督率修繕植榆柳鑿井以墜行旅
而飲渴者民既休息諸廢備舉六年乃上疏言今河
南山西積穀各數百萬計臣欲於每歲三月令府州
縣申報缺食下戶隨分支給給先菽秫次黍麥次稻
俟秋成償官而免其老疾及貧不能償者府州縣吏
秩滿當遷即預備糧儲未足不聽離任仍令風憲官
以時稽察詔可自是儲備充溢境內數千里民無憂
水旱矣以大同在塞外懸遠請別設御史治之而盡
奪大同鎮將之役卒私墾者為官免邊用亦溢謙每
議事京師空行無所齎諸權要固不能無望及是入

朝舉叅政王來孫原貞自代時有御史姓名類錄者
嘗忤中官王振通政司李錫遂阿振指劾錄以久不
遷怨望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獄三月振意悟適
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錄者以千數用晉
諸王亦言之乃赦錄以大理少卿復往巡撫汝州妖
民張端就擒因請嚴僧道之禁徧毀寺觀庵院之非
舊額者是時山陝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餘萬請以
河南懷慶二府積粟康給之又奏請委布政使年富
議法安集其衆各給牛種令耕立之里老使相司察
此前後在任者十九年兩下內外艱詔皆許錄歸治

恩旋起復至正統十三年以兵部左侍郎召明年滿

宗北狩邸王監國羣臣聚哭議戰守徐有貞時為侍

講劄言星象有變必南遷乃吉謙厲聲曰言南遷者

可新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而

渡事乎且賊乘勝驕不足畏也王是其言守讖遂定

然京師疲馬羸卒不及十萬時尚書鄭瑄陷沒謀獨

理部事請王取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

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選糧軍俱赴京操練部署

畧定人心稍安遂遷本部尚書給事中臣杜廷舉為

順朝班大亂衛卒聲洶灼王懼欲起謀直前掖王北

坐且啟王宣諭曰順罪應死勿論衆乃定謀退徐步
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執手歎曰國家正賴公耳今
日雖百王直何能為當是時朝廷皆倚重謙謙亦以
身任其責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士進止者當以
失機論即死不宜濫賜報許王既即大位入見泣奏
曰敢既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為長驅深入之
計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邊京營精銳兵械且盡宜
亟遣使分道募民兵令工部繕治器甲九門要地宜
令都督孫鏗衛穎張軌張義雷通分兵以守都御史
楊善給事中王竑等叅馬諸軍皆列營郭外而附郭

居民皆徙入內通州積糧令官軍悉詣關支聽其自備
仍以糞米爲之直毋粟以資敵選任人才尤當今急
務文臣如軒輅者用之武臣如石亨楊洪柳瑋
者用之將帥至於軍旅之事臣請身當之不效則治
臣之罪景帝深納之十月初謀督各營軍馬是月也
先挾上皇破紫荆關遂直窺京師武清伯石亨議毋
出兵第善壁以老之謀謂如此則示弱令敵益輕我
即分遣諸將帥師二十二萬列陳九門外都督陶瑾
陳安定門廣寧伯劉安陳東直門武進伯朱瑛陳朝
陽門都督劉聚陳西直門鎮遠侯顧興祖陳阜成門

都指揮李端陳正陽門都督劉得新陳榮文門都指揮湯節陳宣武門而謀自與石亨帥副總兵范廣武信陳德勝門外當也先以部事付侍郎吳寧悉閉諸城門絕士卒運糧身自督戰下令臨陳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於是將士知不死皆用命副總兵高禮毛福壽却賊彰義門北禽其首一人帝喜令謀選精兵屯教場以便調用復命太監興安李永昌同謙等整理軍務初敵之大舉也意驕甚謂京城可旦夕下及是見官軍嚴陣待意少沮叛人喜寧乃嘆也先邀大臣迎駕索金帛以

萬萬計後選孫亨及王直明漢等出帝不許庚申敵
數騎來窺德勝門謀亨先設伏於空舍使數騎誘敵
敵遂以萬騎來薄副總兵廣發火器擊之伏兵齊擊
也先等率羅平章卯那孩中礮死敵轉至西直門都
督孫鏜與戰斬數人鏜逐之敵益兵圍鏜戰不解遂
附城求入給事中程信不納鏜急戰益力信於城上
發箭砲助之禮福壽來援禮中流矢會亨分兵至敵
引去副總兵與擊賊彰義門與都督王敬柱其前鋒
敵且却而內官報劾者數百騎在後欲爭功躍馬競
前陳軋敵乘之遂敗敵逐至土城與被流矢死居民

皆升屋投磚瓦爭擲之譁聲動天地王竑及福壽授
兵復至敵望見旗幟乃不敢前相持凡五日也先邀
諸旣不應戰又不利知終弗能得志又聞勤王師且
至恐斷歸路遂擁上皇由良鄉而西謙謂諸將追擊
至關而還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不許謙以真
保涿易諸府州為京師藩衛乃益兵鎮守以大臣鎮
山西防賊南侵景泰元年二月總兵朱謙奏賊二萬
攻圍萬全諸處勒范廣充總兵官禦之已而報賊已
出口謙請即駐兵居庸敵來則出關勒殺退則就糧
京師恭事體為便時有賊三人至大同欲朝廷遣使

隨好恭將許貴以聞謀上言前者固非不道使郝指
揮李鐸指揮岳謙遣而敵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趙
榮遣出城卒不見上皇而還和之不足恃明矣况我
與寇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遂肆無厭
之求從之則坐歎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介胃
之臣而惟怯如此何以敵愾請移檄切責詔從之自
是無敢議和者既禽我喜寧又計殺王偉誘誅為賊
間者小田兒而特釋忠勇伯祀台家以誘致之後竟
得其力事小間止言天下之患不獨在西北南宋為
天下重地撫輯須人中原如開封南陽襄陽鳳陽宛

州諸府逃民就食多設過荒歎嗚聚可虞乞勅內外
守備及各巡撫加意整飭防患未然并召還所遣盜
募文武官及鎮守中官在內地者帝皆許之而中官
鎮守竟如故於時八月上皇北狩且一年矣也先是
中國無釁滋欲議和使頻至請歸上皇羣臣王直等
言宜遣使奉迎帝不憚曰朕本不欲登大位當時况
難實出卿等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
速奉迎耳萬一賊果懷詐我有辭矣帝顧而改容曰
從汝從汝先後遣李實楊善往卒奉上皇歸謙之力
絕先是瓦剌朝貢不過百人正統十三年增至三千

餘入賞賚不饜其欲遂入寇及上皇歸後遣使三示
來朝諫請列兵居庸關備不虞京師盛陳兵宴之因
言和議難恃戡守不可忘條上安邊三策請勅大同
宣府永平三海遼東各路總兵官增修備禦而京營
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勢不相統
一乃擇其精銳十五萬人分十營圍操遂為定制事
其兵志中諫每遇瓦剌入貢携故所掠人口至必奏
劾其使贖還掠者前後累數百人初河間東昌諸府
永樂間安置降人甚衆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值西
南方用兵諫與帝謀每征行輒挾其精騎以往厚與

之資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貴州苗寇
未平侍郎銜伏淵請仍舊罷二司專設都司遣大將
鎮之謙曰不設二司是棄之也議遂寢謙以上皇雖
還國耻未雪因也先與脫脫不花構兵請乘間大發
兵身往討之以獲前警未清遺患帝不許謙才畧聞
敏方其初為兵部也非獨瓦剌為患浙江福建則有
鄂茂七葉宗留餘黨廣東西則有黃蕭養及徭獍而
湖廣貴州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征調皆出謙獨運當
軍書倥偬日視指屈口具章奏皆合機宜號令明審
勲臣宿將亦不中律即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

不惕息性植忠孝忘身愛國自遭寇變帝泣誓不與賊俱生帝嘗賜之第則辭立太子命兼宮僚者文二俸諸臣皆辭謙獨辭至再一遇災祲則請帝敬天法祖仁民慎終如始以回天意帝偕遣使往真定河間采野菜直沽造乾魚立諫阻之帝知謙言無不從欲用一人必密訪謙謙亦竭誠無隱不避媿怨諸不任職者咸忌嫉之此賊初退都御史羅通即劾謙上功簿不實御史顧惟嫉謙專上言六部大事宜同內閣奏行謙據祖制折惟戶部尚書金濂亦疏爭乃止然言者摺據不已諸御史以深文彈劾者數矣賴帝力

保持之謙得盡其所施設然謙故性剛負其才氣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歎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與大臣勳臣貴戚意頗輕之以此怨憤益衆又始終不主和議雖上皇以是得還然不免蓄怨初徐有貞以議遷都故寄切齒謙石亨總兵十營畏謙不得遷謙知其意力辭提督帝不允銜謙益深德勝之捷亨功不加謙而得世侯內媿疏薦謙子冕詔召赴京謙辭不允冕至謙言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出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軍國顧乃獨薦臣子於公義得乎臣於軍功力杜微

倖決不敢以子濫功亨復大恚都督張軌以征苗人
律為謙所劾與內侍曹吉祥等亦素憾謙亨等既迎
上皇復位宣諭朝臣畢即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
誣謙等與黃竑搆邪議更立東宮又與太監王誠舒
良張永王勤等謀迎立襄王子亨等主其議喉言官
上之都御史蕭惟禎定獄坐以謀逆律凌遲處死文
不勝誣辯之疾謙笑曰亨等意如是辯何益英宗雖
怨謙然尚猶豫曰于謙實有功有貞進曰不殺于謙
此舉為無名遂棄謙等市籍其家家戍邊遂溪教諭
吾豫建言謙等罪當族諸文武大臣為謙薦舉者並

應誅不然恐肘腋變生賴部議持之而止豫景泰中
用知兵名譽以事謁謙謙書右之者也千戶白琦又
請榜謙等罪鑲版示天下從之一時希旨取寵者率
以謙為口實云謙自入仕三遷至尚書值也先之變
身任社稷安危常留宿直廬不還私第器具蕭然素
病痰疾作景帝遣興安舒良更番往視還奏謙服用
過薄詔計資令尚方製賜至醞菜畢備帝又親幸萬
歲山伐竹取漑賜之或言寵謙太重興安曰彼日夜
為國分憂不問家產即彼去令朝廷何處更覓得此
人及籍沒家無餘資獨正室錫鑄甚固啟視待上所

賜蟒衣劔器死之日陰霾四合朝野寃之指揮蔡純
者本出曹吉祥麾下以酒醉謀死所恟哭吉祥怒扶
之明日復醉恟如故都督同知陳遠感謀忠義謀死
故人僚友皆畏避不敢出遠獨收遺骸殯之踰年歸
葬杭州遠六合人故舉將才出李特魁門下者也皇
太后聞謀死嗟悼累日英宗亦慚察其寃後過邊警
憂形於色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謀在不令死
至此英宗然然有貞石亨相繼竄殛謀事自成化初
冕赦歸上疏頌寃詔復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
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並嫉在先

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之私治初
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賜祠於其墓
曰旌功萬曆中改諡忠肅福王時贈臨安伯杭州河
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絕冕字景瞻歷授副千戶坐戍
龍門謀寃既雪并復冕官自陳不願武職改兵部員
外郎居官有幹局累遷至應天府尹致仕卒無子以
族子允忠為後世襲杭州衛副千戶吳寧字永清歛
人宣德中進士除兵部主事英宗初奉詔從回回迭
力等居浙江瀕海州縣以寧言得月給口食遂為創
舊遺職方郎中正統末四方用兵軍書旁午尚書鄭

楚甚倚之六師蒙塵謙薦推本部右侍郎及謙禦
城外寧掌部事景帝命赴軍中議方略比還城門弗
啟歎時充斥寧立雨中指揮兵事移時乃入寇既退
畿民猶日數驚相率南徙或議仍召勅王兵寧曰是
益之使驚也莫若布捷告四方人心自定因其奏行
之景泰故元以勞瘁得疾乞歸後疾已不復出家居
三十餘年卒寧為人方介有識鑑初于謙欲擇奇謀
於寧寧以千戶朱驥薦謙疑之寧曰公他日當得其
力既而謙被刑驥果歸其喪葬之後積官都指揮使
有賢名王偉者字士英故人隨父請戍宣府年十四

宣宗北巡獻安邊頌命補保安州學生舉正統元年
進士改庶吉士授戶部主事英宗北狩命偉行監察
御史事集民壯守廣平護重其才引為職方司郎中
軍書填委備處分多中竅會嘗上疏事關機密請聽
堂上官而陳又請專將權使得自斬裨將以下爵賞
並許便宜從事母令中制景帝嘉納之以謙薦超擢
兵部右侍郎出視邊小田兒者本中國人叛出塞為
邊患謙屬偉圖之會田兒隨貢使入至陽和城壯士
從道旁突出斷其頭去使者不敢詰偉喜任智數既
為謙所引而朝臣多嫉謙與謙善者率目為朋附偉

乃伺譏誤密奏之帝以授護護叩頭謝帝曰卿吾自
知何謝為護出備問上與公言何謙笑曰吾有大所
望君而規之何至爾耶出奏示之偉大怒沮然偉竟
坐謙黨罷歸成化三年復官請雙白琦所鑿版從之
五年病歸卒

論曰正統之季國勢顛危王直胡濙以篤老舊臣不能
有所匡濟而于謙首建大策身柱巖廊屹然柱石之
寄所謂國有人焉者已當是時景帝委任特尚謙謀
遂得盡用非常之大難處之妥如於焉宗社莫安上
皇遂駕舉李綱當日未試之效一一於謙焉見之鳴

乎謙固亦人傑也哉。獨是南宮既閉，景帝之心即路人知之矣。易儲之議，謨獨能以口舌爭乎？况乎事變齟齬動成疑忌，盈虧剛折理勢必然。謨之禍不待奪門後辟而知其不免也已。嗚乎！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明史卷二百十五

列傳六十六

李時勉

陳敬宗

劉

鉉

薩

奇

謝

鐸

叔父省章

懋

從子拯魯

鐸

趙

永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甫成童即以顏曾之學自勵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刻苦誦讀中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進學文淵閣與修太祖實錄憂去服闋授刑部主事後與重修實錄十六年書成改翰林院侍讀時勉雅志匡濟既見駕用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兼尚刑鯁未嘗俯仰隨俗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時勉條上時務十五事言甚切直時成祖決計定

都北京方招徠遠人而時勉乃言北京營建之非及
入貢諸人不宜使羣居輦轂疏入大拂帝意已觀其
他說多中時弊擲地復取視者再其言卒多施行尋
被讒下獄二十一年秋赦復職洪熙元年復上疏言
事仁宗見疏怒甚縛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
瓜肋折者三曳出幾死明日改御史命日慮一囚言
一事章三上乃下錦衣獄先是錦衣千戶某者使海
外其妻以元夕觀燈失一金釵恚欲自殺曰夫出以
二釵屬我今失其一夫歸無以對奈何適時勉從騎
得之命榜於門千戶家持其一來驗立歸之至是千

尹適淮獄密召醫療以海外血竭得不死仁宗大漸
謂尚書夏原吉曰時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
解之其夕帝崩宣宗即位己踰年矣左右或言時勉
應得罪先帝臨崩憤猶不釋帝聞之震怒令使者縛
以來朕親鞠不殺之己又令王指揮縛時勉即斬西
市母入見王指揮出端西旁門時勉己為前使者縛
從端東旁門入笑帝遙見即攘臂罵曰爾何觸怒先
帝孰何語其數之時勉叩頭俛奏曰臣言諒閣中不
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違左右帝聞言不覺氣平
色稍霽徐數至六事稍止帝命時勉盡陳之對曰臣

惶懼不能悉記於是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
在對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稱時勉忠立赦之復其官
為侍讀王指揮詣獄知時勉已出急還追之則時勉
已襲冠帶立陛前矣宣德五年修成祖實錄成遷倚
讀學士帝幸史館撤金錢賜諸學士諸學士皆僂取
時勉獨正立帝乃出餘錢賜之他日至文淵閣賜諸
學士酒帝曰時勉卿非朕安得飲此時勉頌首謝正
統三年以宣宗實錄成進學士掌院事兼經筵官每
當進講必盡誠敬翼有所感悟六年祭酒貝泰罷以
時勉代之條上成均事皆是施行八年引年乞致仕

不允初時勉請改建國學帝命王振往視之振至時
勉待之無加禮銜之使人廉其短無所得時彝倫堂
有樹旁枝妨諸生班直時勉命芟之振遂言時勉擅
伐官樹入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並荷枷
國子監前當官校至時勉方坐東堂開卷神色自若
徐呼諸生品其文義高下因顧僚屬曰還須定甲乙
揭之榜語畢乃行既至待重時勉枷隘其戕鑑請磨
已枷甚之時勉不可諸生見時勉被逮疑有他事徐
乃知以芟樹細故不勝忿欲為之死天方盛夏枷三
日不解於是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時勉有

石大用者又其疏請代通政司抑之大用曰朋友
難詩歌鵠鶴師猶父也愚遂已哉通政司乃為大用
辨奏諸生皆圍集朝門呼聲徹殿庭振所使詞事者
聞諸生語不平恐激變及通政司奏入內慙適會馬
侯孫忠生日公卿皆過侯家為壽侯太后父也助教
李繼業往來公卿間因公卿請於侯太后過使人領
賜侯家侯附奏太后遂得解繼為人簡易不拘檢押時
勉密規切之繼不能盡用也然心善時勉言至是竟得
其助大用豐潤人為入樸魯初不為六館所知及為
時勉挺身犯難不顧一旦名動都下明年中京闈鄉

試官至戶部主事九年帝視學祭酒當進講時勉久
病嗽及升堂色溫氣定講尚書辭旨清明帝悅賜予
有加十年十一年連疏乞致仕皆不允又明年乃得
請命給驛賜金方就道朝臣及國子生送之為旗障
前導張鼓樂饒都門外者幾三十人商賈為之罷市
或遠送登舟候舟發乃去無不泣下踰年車駕北狩
時勉日夜悲慟遣其孫驥詣闕上書言選將練兵
君于遠小人褒表忠節迎還車駕復警雪恥數事景
泰元年得旨褒答而時勉卒矣年七十七巡撫韓雍
請賜贈諡禮部尚書胡濙言時勉行誼學識遠越古

入宜益文數從之成化五年其孫顯請改諡加贈更
諡忠文贈禮部侍郎時勉極意造就人才為祭酒六
年列格致誠正四號訓勵甚切崇廉耻抑奔競別賢
否示勸懲諸生貧不能婚葬者節者餐錢力為婚約
督令讀書燈火運旦書聲不絕人才盛於昔時英國
公張輔登諸侯伯一日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
願借詩園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令諸
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
之地當就諸生列坐惟張輔與抗禮馬諸生歌鹿鳴
之詩賓主雍雍盡慕敬去人稱為太平盛事初陳敬

宗同在翰林袁忠徹嘗相之也二人並列曰二公他
日功名相埒敬宗儀觀魁梧時魁貌稍寢闕者未信
後二人各為南北祭酒敬宗方嚴肅下時魁平恕得
士終明之世稱賢祭酒者曰南陳北李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進
學文淵閣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授刑部主事又與修
五經四書大全再修太祖實錄授翰林院侍講以
艱歸宣德元年起修兩朝實錄尋轉南京國子監司
業九年秩滿遷祭酒敬宗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
定則人望之聳然起敬在太學力以師道自任主教

條幸陋習日以進學成德切劘諸生於是六館之士
千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威儀嚴整肅於朝廷
稍有失容即令待罪堂下不少貸條屬憚其言嚴有
怨之者誣以他事訟之法司請速理周忱與敬宗為
曰盍具疏自理敬宗因請屬草辭稍遷就敬宗驚曰
得無誑君耶不果上事亦竟白滿考入京師王振慕
敬宗名欲招致之不可得知與忱善令通意敬宗曰
吾為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耶忱退謂
振曰陳公倔强未可以勢力致獨其書法特妙公試
以求書為名死以禮幣彼將來謝或可致再振遂將

敬宗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走筆書之而返
其幣終不往是以故在太學十七年諸生位有至卿
貳者敬宗獨久不得調剛正介潔始終不移意發如
也王直為吏部尚書從容謂敬宗曰先生久居司成
將薦公為司寇何如敬宗曰公知我者今與天下英
才終日論議顧不樂乃樂與累囚相對耶事遂寢敬
宗善飲飲數斗不亂裘城伯李隆守備南京素敬敬
宗每留飲坐客昭而敬宗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或
出家伎奏樂竟日舉杯未嘗一眴其嚴謹如此景泰
元年與尚書魏驥同引年致仕家居不輕出入有破

其容接者莫不感發興起天順三年卒年八十三歲
贈禮部右侍郎諡文定

劉鉉字宗器長洲人生彌月而孤及長刻股療母病
比卒哀毀以孝聞永樂中用善書徵入翰林遂舉朝
天鄉試授中書舍人宣德時預修兩朝實錄遷兵部
主事仍供事內庭再修宣宗實錄進侍講正統末以
內閣曹鼐等薦與修撰王振教習庶吉士景帝立九
載滿進侍講學士直經筵時里人楊翥入都主鉉家
而翥故鄉鄉舊僚帝時召見因薦鉉及呂原可大用
帝以其奏授中書某者曰筭有缺以聞已而中書

病召醫醫故長洲人問識劉先生否醫曰劉學士古
人也中官曰上素知之行大用矣醫退以告且要相
見鉉不可既而愠曰上奚從知我必膏言也主于我
而薦我人將以我為請屬乎會禮部缺侍郎中官以
膏疏進帝命送閣中陳倚擬用鉉江淵意不欲進語
中官曰鉉素不任劇乃改用編修薩琦鉉聞而喜曰
江公知我景泰三年以高毅薦遷國子祭酒諸生
身資格多為權要所持鉉與諸生的應出身者必六
館共推他日有越次者衆謀之至不能容此風遂絕
時以國計不足故遣監生有呂勝等八十一人不願

歸部檄停其月廩鉉言養才國家急務今倉廩尚盈

奈何靳此遂得優給先是有詔死事者許一子入監

鉉請幼穉者就學於家長乃赴監務通一經或詩書

算然後許其出身帝是其言于是年十五以下悉

籍時甄別六館生年老貌寢學藝疎淺者斥為民鉉

言諸生久荷教澤豈無片長足錄况難親戚棄墳墓

國歲既多艱卒備至亦冀稍沾一命以行其素志今

一旦被斥非朝廷有養人才之意也乞重加考驗年

貌雖衰而學識可取者量與授官帝可其命堪教養

者留監如故尋以養母老乞歸持三年服帝欲留之

同辭喪畢赴都時陳詢已為祭酒帶重鉉命與詢並
任天順初將冊東宮改少詹事侍講讀踰年卒帝及
太子皆致祭時贈有加憲宗立贈禮部左侍郎諡文
恭鉉性介特言行不苟與人交一于誠敬教庶吉士
及課國子生規條嚴整讀書老而猶篤服食儉陋楊
士奇嘗至其居歎隘幾難容膝徘徊太息而去子瀚
字約之天順元年進士領詔江南鉉戒勿納頭為
其橐以行比還仍闕之喜曰不辱我矣歷官陝西按
察使以廉慎稱瀚子祭用祖廕至太常卿薩琦字廷
珪其先西域人後著籍閩縣琦舉宣德五年進士選

庶吉士授編修為侍郎兼少詹事久之以庶母喪乞假歸既還任後懇乞致仕天順初平珩有文學為人獨潔不苟合其名行與鉉相頡頏云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末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英宗實錄鐸性介特力學慕古好講求經世務成化九年校勘通鑑綱目畢上言綱目一書實帝王龜鑑陛下命重加考定必將進講經筵為制治之資也昔宋神宗嘗通鑑理宗好綱目皆不能推之政治是以終於削弱而不振百世而下未嘗不歎惜于二君而望如陛下今日之舉也且今天下之勢何

如哉有太平之形無太平之實大抵因仍舊習多察
實而徇名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曰
勵風俗而縉紳之棄廉恥者自如飭官司也而汙暴
益以甚裕軍民也而罷散益以極減省有制而興作
每疲于奔命蠲免有詔而征歛每困於追呼考察非
不舉而俸門日開簡練非不行而私橈日衆賞竭府
庫之財而有功者不勸罰窮獄覆之案而有罪者不
懲以至修省祈禱之命屢頒水旱災傷之來不絕禁
垣被震城門示災上天垂愛無已下民仰治方殷及
此而不思竦動旋轉以大答天人之望是則誠何憂

也。願陛下以今日之事驗之前代既往之迹，見其用
其人而興行其政而效，則曰：今豈亦有是乎？見其用
其人而亂行其政而敗，則曰：今豈亦有是乎？以古證
今，兢兢業業，無時豫怠，然後可長治久安而載籍
為無用矣。帝不能從。時塞上有警，條上備邊事宜，請
養兵積粟，收復東勝、河套、女疆，又言：今之邊將無異
晚唐，債帥敗則士卒受其殃，捷則權豪蒙其賞。且寇
侵軍餉，辦納月錢三軍，古怨憤填膺，孰肯為國効命？
者語皆切時弊，秩滿進侍講。直經筵，每進講必寓規
諷，連遭兩喪，居廬飯蔬，一如古禮。喪除，以親不待養。

遂不起私治初言者交薦以原官召修憲宗實錄三年擢南京國子祭酒陳捧師儒慎科貢正祀典廣載籍復會饌均撥歷六事多得請惟正祀典欲黜吳澄而進楊時從祀寢不行明年謝病去家居將十年薦者益衆會國子缺祭酒部議將起之帝素重鐸特權禮部右侍郎管祭酒事鐸屢辭不得命乃就道又以求退得進非義所安乞以原官供職優詔不許乃上疏言雖持風教請明人倫清仕路革冗員塞捷徑詔允行於是時章懋為南監祭酒兩人皆人師諸生交相慶居五年連章引疾輒免留至五上始許乘傳屢請

生千餘人留之不得乃遠送之鐸經術湛深學幾程
朱不道兩為國子師正己率迪嚴課程杜清謁南監
則捐皂役錢均之條屬籍膳夫錢于官構二書樓以
度鏤版在北則出公費之羨增號舍修堂室擴廟賜
置公廨三十餘居其屬諸生貧者調恤之死者請官
定制為之殮家居好周恤族黨與其叔知府省剝田
供祀事其自奉則布衣蔬食終身不厭正德五年卒
贈禮部尚書謚文肅省字世修景泰五年進士授兵
部主事歷官寶慶知府甫下車悉推堂食為公用大
書真德秀四事十害誠其條屬仍條民隱十四事請

於朝罷行之春秋行郊野勸農補給牛種計儲積可
五年乃令府中子弟教之於學皆得食於公又撥朱
子家禮自為十勿請俾民誦習之以法裁其恂終不
率者黜縣令二人籍其賦以代民賦境內大治乞補
教職不許連乞病又不許以考績請告去任時年方
壯既歸日與鐸辨晰性命之旨討論古禮講學方岩
書院本之以孝弟學者翕然從其教及卒鐸等相與
私謚為貞齋先生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改
庶吉士明年冬授編修憲宗將以元夕張燈命卿臣

撰詩詞進奉懋與同官黃仲昭檢討莊叔上疏請曰
頃內閣傳諭令臣等撰鰲山煙火詩詞臣等竊議此
必非陛下本懷或者以兩宮聖母在上欲備極孝養
奉其歡心耳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陳耳目之玩
以為養也即母后恭儉慈仁夙著天下亦豈以煙火
為樂哉况今川廣未靖遠左多虞江西湖廣赤地數
千里萬姓嗷嗷張口待哺此正陛下宵旰焦勞兩宮
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耳目之玩臣等固知陛下有所
不暇及也至於翰林之官雖曰供奉文字實以論思
為職鄙俚之言豈宜進于君上若曲引宋柳蘇載之

教坊致語以自文是不以堯舜三代之君待陛下也
臣等誦習六經師法孔孟夙夜戒飭惟恐曲學阿世
為士林羞何敢為此鄙詞自取侮慢不恭之罪哉伏
讀宣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
堯舜之道鄒魯以陳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譜豈仁義
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宣宗之心故不敢妄陳於
陛下若謂煙火細故不足為聖德之累則舜何必不
造漆器禹何必不嗜旨酒漢文何必不作露臺古之
帝王所以慎小謹微必矜細行者正以欲不可縱漸
不可長也伏乞將煙火之事一切停止移此視聽以

明日達聰省比貨財以賑饑恤困則灾祲可銷於平
可致國家享無疆之休而陛下奉養兩宮之孝亦莫
大於此矣疏入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懋等妄
言乃杖之闕下左遷其官懋得臨武知縣未行以給
事中毛弘論改南京大理左評事踰三年遷福建
僉事平泰寧沙尤賊聽福安民採礦以杜盜源議處
番貨令通貿易以便商政績甚著滿考合都年止四
十一力求致仕吏部尚書尹旻同留之不可懋學本
程朱踐履篤實既歸屏跡不入城府奉親之暇專以
讀書講學為事弟子執經者日益進貧無供具惟脫

栗菜羹而已四方學士大夫高其風稱為楓山先生
家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部檄屢起之懋以親老堅
不赴弘治中孝宗登用羣賢衆議兩京國學當用名
儒先既起謝鐸于北監及南監缺祭酒遂以懋補之
而懋方遭父憂不就時南監缺司業且二十年孝宗
詔特置司業以罪欽順為之而虛位以待懋十六年
報閔懋復固辭不允始准任乃謹矩度厲廉耻專務
實行不尚浮文六館士翕然向風有問者引經析理
隨方而答人人自以為得師監生尤懋母病例不得
歸省晝夜泣懋遣之歸曰吾寧以違制獲罪不忍絕

其母子情也先後上修舉學政釐革弊端疏皆請
武宗立陳勳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
事俄引年乞休不俟命竟歸既命下不許疏累上始
得請正德五年起南京太常卿明年召為禮部右侍
郎嘗力辭不就言者屢陳懋德望請加優禮詔有司
歲時存問世宗嗣位即家進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其
冬遣行人存問而懋已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諡
文懿懋為學恪守先儒遺訓嘗言吾以專一見功覺
心中無邪僻之雜又言吾嘗致力精義於進退辭受
之節頗明或諷為文章曰小技耳予弗暇有勸以著

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惟愛其繁可也通籍五十餘
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生三子
兼合業農縣令過之諸子釋耒跪迎人不知其貴公子
也子嘗有懋於南監徒步往道逢巡檢被笞已知而
請罪懋曰吾子垢衣敝履爾安能識懋遣之晚年三
子一孫盡亡嗣孫又不慧年八十二始生少子接後
裔為國子生從子極字以道幼從懋受學登進士為
刑部主事忤劉瑾下詔獄謫梧州府通判瑾誅擢南
京兵部郎中嘉靖中累官工部尚書桂萼欲復海運
迨公卿議得失極曰海運雖有故事而風濤之險百

倍於河且天津海口多淤自古不開有濟海者議築
復南北郊議起極力言不可遂失帝意尋坐郊壇祭
器缺供落職歸久之復官致仕卒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私治十五年會試第一改庶吉
士授編修鐸性廉靜閉門自守不妄與人交武宗立
出使安南餽遺一不受安南人稱歎還遷國子監司
業累擢南祭酒尋改北鐸屢典成均教士切實為學
不專章句常以師嚴然後道尊士有假歸廢學者痛
加剴飭必使悔過乃己人皆肅然久之謝病歸有終
焉之志嘉靖初刑部尚書林俊上言祭酒飾儒之長

前代多以德器醇厚者為之誠為國育才以化民成俗非細故也伏見前祭酒魯鐸性質渾樸志尚清純道足以崇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聖明踐祚正育賢成德之時如鐸者宜如孝宗朝謝鐸故事特賜召用以為多士矜式乃復起為南祭酒踰年復請致仕累徵不起卒諡文恪鐸以德望重於時居鄉有盜掠人牛馬或始云魯祭酒物也立縱之去大學士李東陽生辰鐸為司業與祭酒趙永皆其門生相約各以二帊為壽此檢筭亡有徐曰鄉有餽乾魚者盍以此往詢諸庖食過半矣乃以其餘持詣東陽東陽

喜為李魚置河留二人飲極歡乃去其風教如此
字爾錫臨淮人與鐸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復
與鐸相繼為祭酒師道甚著尋遷南京禮部侍郎次
學士楊一清重其才欲引以自助乃為他語挑之未
正色曰可以纓冕污吾道乎遂請致仕去人服其廉

介

論曰太祖首重太學教育之法備舉人材輩出號稱
最盛暨於宣英典刑未陳一時南北兩雍人師蔚起
然時勉以失意奄人白頭荷校則尊師重道之風安
在乎景帝之世入粟例開生徒冗猥無復祖宗風厲

之意成私而降科目勢重即胄監益衰而劉謝章魯
諸臣備以碩德清望重於成均士子有沂於式迨後
師儒職輕升髦國子而澤宮之制亦寔廢矣夫警宗
者風教之源而賢才所由儲就也烏可不終加之意
乎是可以觀世變矣